古人的色彩世界，藏著詩意宇宙

今天人們形容天空的顏色，翻來覆去就是那麼幾個詞：淡藍、淺紫、灰藍、魚肚白。可古人呢？

雨過天晴，雲縫裡漏出的那一抹天色，叫天青；日暮時分，遠山被夕陽暈染出的薄紫，叫暮山紫；海天之間霞光染透輕薄羅衣，叫海天霞。同樣是看天，古人能讀出一整個詩意的宇宙，現在的人們卻只剩下藍、綠、紅３個乾癟的字。是人的眼睛退化了嗎？還是人們失去了某種更珍貴的東西？

今天就帶大家走進古人的色彩世界，看看那些被大家遺忘的顏色，究竟藏著怎樣的審美密碼。

具象+意象：暮山紫、瑟瑟、東方既白……

暮山紫：王勃一筆，寫盡日暮山色。

初唐才子王勃路過滕王閣，揮筆寫下千古名篇《滕王閣序》。其中一句，千百年來讓無數人心馳神往：潦水盡而寒潭清，煙光凝而暮山紫——雨後的積水已經消盡，寒潭的水色格外清冽；傍晚的煙光凝聚不散，遠處的山巒透出一層淡淡的紫色。

《中國傳統色》中提到：「暮山紫」不是憑空想像，而是詩人站在夕陽山前，煙霧與餘光交輝，山體真的會透出薄紫色。這種顏色，是光線、霧氣、距離三者疊加的產物，稍縱即逝，卻被王勃一個「紫」字永遠定格。

更妙的是同篇中的：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——落霞的紅、孤鶩的白、秋水的碧、長天的青，四種顏色在一句中交匯，構成了中國人獨有的色彩意境。

瑟瑟：白居易筆下的「半江碧色」。

唐穆宗長慶二年（公元 822 年），白居易赴杭州任刺史，途中寫下一首清麗的小詩：一道殘陽鋪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紅。可憐九月初三夜，露似真珠月似弓。

半江瑟瑟半江紅——夕陽照在江面上，被照到的一半是紅色，沒被照到的一半是什麼顏色？答案是「瑟瑟」。

很多人誤以為「瑟瑟」是形容秋風的聲音，其實大錯特錯。據古詩文網、漢典詩詞及《鄭州日報》考證，「瑟瑟」原是一種碧色珍寶的名字，因色澤碧綠，古人便以珍寶之名喻江水之色。部編人教版四年級語文上冊也明確註釋：瑟瑟，這裡形容未受到殘陽照射的江水所呈現的青綠色。

也就是說，白居易用一個寶石的名字，寫出了江水背陰處那抹深沉的碧綠。這種以物喻色的手法，在古詩詞中比比皆是——古人不滿足於說「綠」，他們要說「瑟瑟」，要說「翡翠」，要說「琉璃」，讓顏色自帶質感和光澤。

天青：雨過雲破處的那一抹絕色。

說到天青色，很多人會想起歌手周傑倫的《青花瓷》：天青色等煙雨，而我在等你。但天青色的來歷，遠比一首歌更傳奇。

北宋詞人宋祁曾寫：弱柳氄氄湖上天，天青湖碧此留連。

天青色，是大雨過後、雲彩裂開的縫隙裡露出的色彩，有點像嫩青色，但不是耀眼的青、碧、藍，而是一種溫潤、含蓄、介於藍綠之間的色調。

據河南省汝州市政府官網刊載的《汝州人文史話》考證，雨過天青雲破處的最早提法並非來自宋徽宗，而是源於五代後周世宗柴榮。

柴榮為柴窯定下御批：雨過天青雲破處，這般顏色作將來。

後來宋徽宗趙佶癡迷此色，推動汝州工匠以瑪瑙入釉，在還原焰中燒出了傳世汝窯的天青釉——青如天，面如玉，蟬翼紋，晨星稀。一抹天青，從帝王的一個夢，變成了瓷器上永恆的顏色。這是技術與審美最完美的相遇。

東方既白：蘇軾筆下的天將亮之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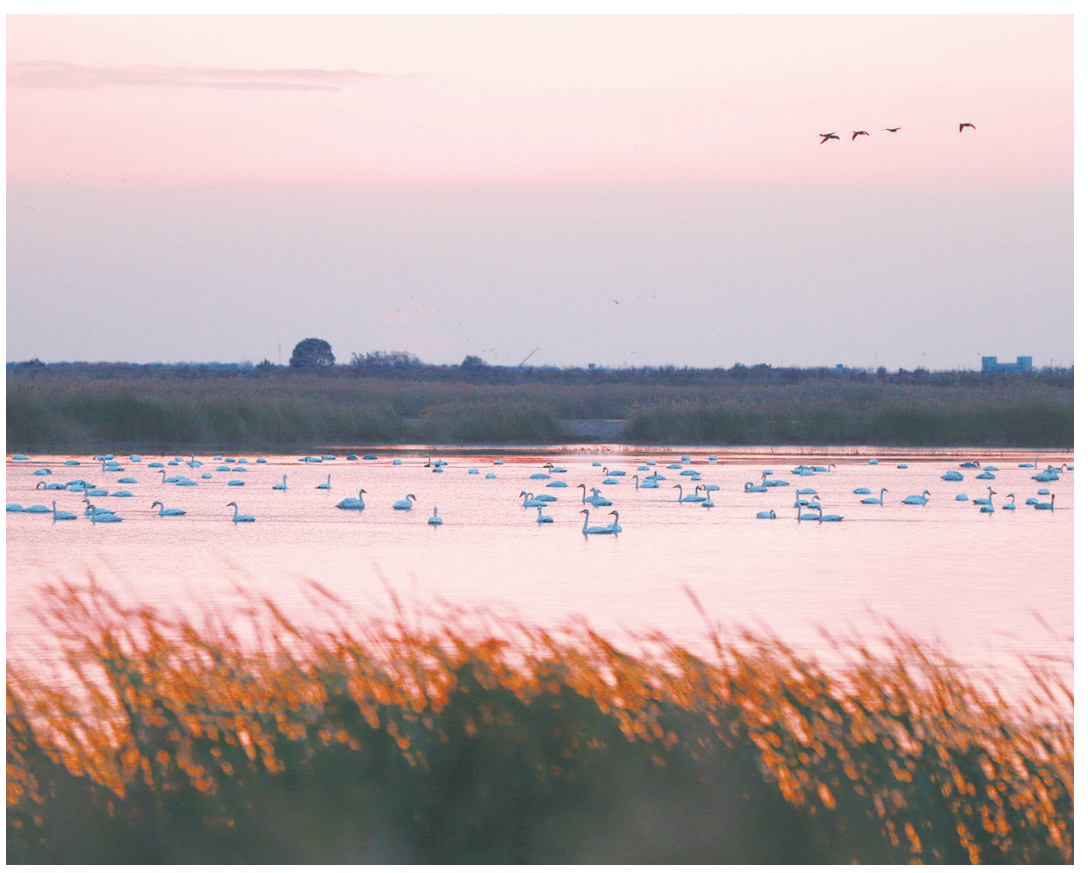
宋神宗元豐五年（公元 1082 年），蘇軾被貶黃州，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，寫下千古名篇《前赤壁賦》。文末一句，成為中國文學史上最動人的色彩描寫之一：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。餚核既盡，杯盤狼籍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

東方既白——天快亮了，東方的天空呈現出一種藍濛濛透點白的顏色。這不是純白，也不是純藍，而是黑夜與白晝交替之際，那一瞬間的過渡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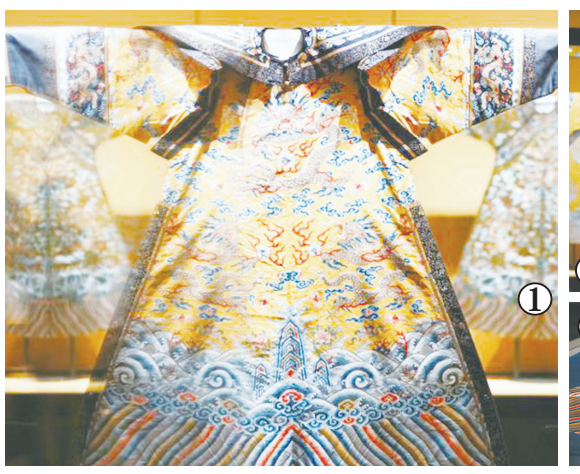
郭浩在其書《中國傳統色》中說：這種具象加上意象的色彩美學，是中國獨有的。古人記錄的不是一個固定的色號，而是一個時間節點上的色彩體驗。



▲廣西南寧的晚霞景觀。



▲山東東營黃河口濕地的晚霞。







▲圖１為「國采——故宮藏清代帝后服飾展」上展出的香色八團妝花緞女夾龍袍；圖２為香色八團妝花緞女夾龍袍（局部）；圖３為寶藍色直徑紗繡彩雲蝠龍紋袍料。

本版圖片均據中新社

瓷器的天青，服飾的秋香，宮牆的硃砂

瓷器的天青：瑪瑙入釉，窯火天成。

顏色從來不只是視覺，它背後是技術、材料和工藝的結晶。

以汝窯天青釉為例，據河南鄭州輕工業大學學報《汝窯和柴窯淵源關係探究》一文分析，汝瓷釉色以鐵的氧化物為主要呈色劑，採用石灰鹼釉，釉中含有瑪瑙末。

瑪瑙的結晶體在釉中如星雲密佈，使釉面晶瑩溫潤、光澤內斂。而天青色的燒成，對窯爐氣氛要求極高——必須在嚴格的還原焰中，才能燒出青中泛藍、藍中透綠的效果。

難怪古人說「天青為貴，粉青為尚，天藍彌足珍貴」。每一件傳世汝窯，都是天時、地利、人和的產物。

服飾的秋香：皇室專用的秋色。

如果說天青屬於瓷器，那麼「秋香色」就屬於服飾。秋香色是一種低飽和度的黃綠色，像深秋的銀杏葉，又像桂花的色澤，帶著濃濃的秋意。

據《清史稿》及《大清會典則例》記載，清代禮服中黃色、秋香色自皇貴妃以下概不許穿著——秋香色在清代的地位與黃色齊名，是只有皇帝、皇太后、皇后才能使用的尊貴之色。

在《紅樓夢》中，曹雪芹多次寫到秋香色：第三回王夫人房中「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」；第八回賈寶玉「穿著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」；第四十九回史湘云「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裉小袖掩襟銀鼠短襖」一部《紅樓夢》，堪稱中國傳統色彩的活色譜。

秋香色的尊貴，不僅因為顏色好看，更因為它背後的禮制秩序。顏色，從來都是身份的符號。

宮牆的硃砂：千年不褪的中國紅。

走過故宮，那一抹宮牆紅，是每個中國人最熟悉的顏色。它的名字叫「硃砂」。

硃砂的礦物名為辰砂，化學成分為硫化汞（HgS），色澤鮮紅，粉末亦呈紅色。在傳統文化中，硃砂紅代表尊貴、權威、吉祥和喜慶，備受皇家青睞——故宮的「朱牆」、皇帝的「硃筆御批」、官府的「朱漆」大門，用的都是這種紅色。

《一抹中國紅》一文指出，中國國畫的紅色系顏料分為礦物質（硃砂、朱標、銀朱、赭石等）、植物性（茜草、紅藍花、胭脂等）和動物性三大類。其中硃砂作為礦物顏料，色澤穩定、千年不褪，敦煌壁畫中飛天的霓裳，至今仍靠硃砂點綴而鮮艷如初。

硃砂不只是一種顏色，它是刻在中國人骨子裡的文化基因。



▲舞蹈詩劇《只此青綠》。

一個青字，為何能指藍、綠、黑3種顏色？

如果說古人的顏色詞豐富得令人驚歎，那麼「青」字的多義性，則讓現代人困惑不已。《古人為何愛青色》一文指出，在《說文解字》中，與青有關的中心顏色詞就有 10 例：青、蒼、藍、碧、翠、縹、紺、紫、綠、緅。而「青」本身，可以指代 3 種完全不同的顏色。

青是綠：草木初生的顏色。

「青」的本義是綠。東漢劉熙《釋名・釋采帛》云：青，生也，像物生時色也——春天植物剛長出的嫩葉，那種嫩綠，就是「青」的本色。所以「青山」是綠色的山，「青草」是綠色的草，「青青河畔草」是河畔茂盛的綠草。

明代高珩的《春日雜詠》寫道：青山如黛遠村東，嫩綠長溪柳絮風。鳥雀不知郊野好，穿花翻戀小庭中。

這裡的「青山如黛」，近處的青山是綠，遠處的山因空氣透視而泛出青黑，便是「黛」色。一個「青」字，從近到遠，從綠到黑，完成了色彩的漸變。

青是藍：從藍草中提煉的深色。

「青」還可以指藍色，最經典的出處是《荀子・勸學》：青，取之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為之，而寒於水。

這裡的「藍」不是顏色，而是藍草（蓼藍、馬藍等植物）。古人從藍草中提取染料，染出的是偏深沉濃郁的深藍色，這就是「青」。所以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」的本意是：靛青從藍草中提煉，但顏色比藍草更深。

白居易在《憶江南》中寫「春來江水綠如藍」，這裡的「藍」也是藍草，形容江水綠得像藍草染過一樣。

青是黑：深到極致的青絲。

最讓現代人意外的是，「青」還可以指黑色。最經典的例子，是李白的《將進酒》：朝如青絲暮成雪——早晨還是滿頭青絲，傍晚便白如雪。這裡的「青絲」絕非青色或綠色的頭髮，而是烏黑的秀髮。

為什麼「青」可以指黑？因為在古漢語的語義系統中，深青近黑，深到極致的青色就自然過渡到了黑色。就像「青布」既可以指藍布，也可以指黑布一樣。

王安石在《次韻景仁雪霽》中寫「稍見青青色，還從柳上歸」，這裡的「青青」又是黃綠色——雪後初晴，柳梢上剛冒出的嫩芽之色。

古人的顏色詞，為什麼模糊又高級？

一個「青」字，橫跨綠、藍、黑 3 個色區，看似模糊，實則高級。

北京《人民日報》文章指出：其實並非古人不識色彩，而是為了修辭和押韻，是將文學的浪漫色彩發揮到極致的表現。在詩詞中，顏色詞不僅是視覺描述，更是情感載體和意境工具。「青」字的多義性，恰恰給了詩人更大的表達空間——它可以是生機，可以是深邃，可以是歲月，全憑語境生發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國傳統色從來不是孤立的色塊，而是與自然、時間、情感緊密綁定的整體。

「暮山紫」必須有山、有暮、有煙光；「天青」必須有雨、有雲、有破處；「東方既白」必須有舟、有酒、有將亮未亮的那一刻。顏色是場景的產物，離開場景，顏色就失去了靈魂。這就是為什麼古人的顏色詞比現代人豐富——因為他們看的不是顏色本身，而是顏色背後的整個世界。

傳統色藏在汝窯釉色裡，藏在故宮宮牆上

為什麼古人能分辨並命名那麼多詩意的顏色，而現代大家只會說「藍」「綠」「紅」？答案或許是：人們的眼睛沒有退化，退化的是為顏色命名的耐心，是與自然共情的能力，是把一瞬間的感受凝固成文字的詩意。

郭浩在《中國傳統色》中說，中國傳統色有四個美學特徵：精緻而精妙、詩意而曼妙、豐饒而貴氣、文質而善妙。

這四個特徵，歸根結底是一種「慢」的美學——慢下來觀察天光雲影，慢下來體會草木枯榮，慢下來為一抹轉瞬即逝的顏色取一個名字。

今天的人們生活在快節奏的工業時代，潘通色卡用數字定義了一切，屏幕上的 RGB（顏色系統）值精確到個位。人們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色彩精度，卻失去了色彩背後的詩意和溫度。但是，傳統色從未真正消失。它藏在汝窯的釉色裡，藏在故宮的宮牆上，藏在《紅樓夢》的服飾裡，更藏在每一首人們從小背誦的詩詞裡。

只要大家願意慢下來，抬起頭，看看雨過天青的天空，看看暮山紫的遠山，那些失落的顏色，就會重新回到大家的生命中。

本版文字據「河南衛視」微信公衆號